

# 谁是“西湖第一楼”短命的

# 罪魁祸首

今日看点



“西湖第一楼”爆破后产生5000立方米建筑垃圾



设计寿命100多年,如今13年即“寿终正寝”

度“框筒楼”,楼结构为中间框架、两边为筒,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据该楼设计人员介绍,该楼较普通楼体更结实。一般普通住宅楼允许荷载为每平方米150公斤,教室每平方米荷载为200公斤,而该楼每平方米荷载可达400公斤,其荷载量与很大的图书馆相当。该楼的被炸是因大楼所在地块已被出让,其出让价高达24.6亿元。而根据协议,出让方得在2007年1月底前把土地整平。

按照设计使用寿命,该楼至少可以使用100年。到被爆破拆除时,该楼才仅仅使用了13年,与建造时投入的资金和大楼的应使用寿命相比,其遭遇让许多人感到惋惜。

浙大校报在新闻中称:“竞拍的成功,将极大地推动我校新校区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同时部分缓解新校区建设的资金困难,对学校新一轮发展有重大意义。”好一个“重大意义”!“西湖第一高楼”的倒掉,原来肩负着缓解资金困难的重任,对于规模庞大的新校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校方更快更好地建设新校区新楼,“西湖第一高楼”就必须接受“西湖第一爆”,这就是一座教学楼最为可悲的命运。

下届领导上任,看着不顺眼就一声令下拆除。如此说建就建、想拆就拆,使城市建设陷入反复拆建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造成的浪费,埋单的往往是公共财政,却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别以为高楼大厦就是现代化”、“80年来洋专家的规划无一成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院院士周干峙痛陈国内城市规划的十大难题,还指出国内不少城市规划和开发关系颠倒。

周干峙指出,随着政府对规划工作的重视,市长对规划方案的决策决定权越来越大,不仅城市规模、城市标准,连房屋建筑布局甚至色彩都由市长说了算,不少规划部门都感觉规划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收益已成为市财政以及区财政的主要来源,不少城市开发的立项、标准、技术方案都以开发为主体,碰到规划有不同意见,就通过城市领导来贯彻实施,规划与开发的关系就这样被弄颠倒了。周干峙表示:“市长越位是中国特有的过渡时期的现象,而开发商可以决定性影响规划,意味着城市规划倾向企业和部门利益,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

在国内建筑业,一股“比学赶超”的潮流正在众人体内流淌。我国人均年收入刚过1000美元,比起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甚至数万美元的发达国家还相距甚远,但中国普通住宅的标准比发达国家都高出许多。同时,中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3倍。一些建筑界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浪费国。特别是建筑的短命现象,大量处于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建筑被拆除。价值灭失,是建筑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更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管不到位、决策失误、盲目追求政绩等思想的影响。

比如,现在已被当做建筑质量负面典型的中国体育博物馆。这座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时兴建的纪念建筑,到2005年就已85%以上的地板和墙体出现贯通性开裂,承重钢梁断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体育博物馆当年还曾获得过政府颁发的特别鲁班奖,有关部门对建筑质量的监管不严由此可见一斑。

规划设计则更是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由于不少地方政府某阶段的产业政策短视,在城市规划中不能充分考虑将来和长期发展,导致一边建一边拆的现象时有发生,常常现在急于解决某个拆除对象,没过几年就又成了下一个拆除对象。浮躁、浪费、不科学的规划风格更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的直接体现。这些人总希望在短期内改变城市面貌,只求速度和表面形象,不注重建筑能耗和功效。

其次,与我国建筑实际寿命超短的现状相比,一些外国建筑则非常长寿。比如建筑平均寿命居世界首位的英国,建筑平均寿命可达132年,“百年老屋”随处可见。而英国的经验恰恰是不仅高度重视建筑质量,规划、设计也必须经过详细论证。同时,英国还注意对建筑物的维护、加固和病害处理,以延长建筑使用年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再从城市本身的演进而与兴衰来看,城市就是一个因市场化而形成的公共聚居区,虽然城市演进的路径各不相同,城市形态都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专门处理公共事务的政府官员,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涉及每个市民的权利。

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目前不少城市建筑的演进却还不是通过市场选择与公共选择的博弈来决定的,作为市民代理人的政府拥有着实质的权力。在把GDP作为政绩考核唯一标准的思路指引下,一些地方政府难免会以经营城市为借口,大搞房地产开发,对建筑规划缺乏科学设计,对建筑质量控制不力,而置节能、环保等公共利益于不顾。眼前经济利益的考虑淹没了我们应有的科学节约的城市经营理念。

延长建筑寿命是一种最大的节约。如果更多的建筑能够完整地走完生命周期,而不是迅速进入生死轮回,如果我们的城市决策者能够更多考虑到整个城市的公共利益和长期效益,而非仅仅自己在任时经济数据的增长,我们会因此而拥有更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财富。

人民

## 第一篇 事件 “西湖第一楼”炸出争议

1月6日7时17分,随着一声闷响,浙江杭州西子湖畔第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成功爆破,67米、22层的大楼轰然倒下。这座设计寿命100多年的“西湖第一高楼”,无力自我拯救过早“夭折”的厄运,在它倒下的瞬间那也绝不会思考:自己倒下了,是在为谁埋单,是在为谁倒掉?

被炸的3号楼原为浙江大学湖滨校区主教学楼,共22层,其中地下两层,高67米。此楼开始筹建于1985年,1993年正式交付使用,建筑面积21100平方米,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人民币。据了解,该大楼为国内第一高

## 第二篇 探源 “成功”爆破背后折射什么

有关专家透露,我国房屋建筑使用寿命仅为设计寿命的一半。而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明确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建筑的短命,可谓劳民伤财,是对建筑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为什么在建筑技术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一些城市建筑却变得如此短命?说到底,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城市发展理念的偏颇。一些地方领导盲目追求政绩,追求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而在规划建设一些大型建筑时,缺乏专业的论证,全凭少数决策者“拍脑袋”,待

## 第三篇 辨析 如何看待城市建筑短命现象

一栋高楼大厦寿命的提前终结,可能会让后来的房地产商赚个盆满钵盈,但对社会整体来讲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由此带来的建筑垃圾也将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这些都成为城市日益膨胀的发展欲望淹没了。

首先,通观建筑专家们对建筑物短命原因所作的分析,建筑质量和规划设计是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中,都贯穿着地方政府监



谷风师傅  
《京城日报》是新崛起的大型综合类日报。三年前,该报正式创刊,其背景雄厚、资金充足,目前租了南城一栋三层的

旧式大楼办公,条件还算不错。

第一次去“京城”,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老孤正在办公室看稿子,一如既往愁眉苦脸。我忐忑不安地在门口轻轻敲了两下,他立刻放下手里的稿件迎了过来。我还以为他要跟我行拥抱大礼,不由得绷紧了身体。没想到他伸出一只手说:“哦,你来了?”

我莫名其妙地跟他握了个手,从心里觉得自己犯傻。

“坐吧。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老孤说。

我矜持地坐在小沙发上坐了下来,心想:这应该是昨天晚上晚上的问题呀!可老孤是《京城

日报》常务副主编兼新闻部主任,一想到他是我未来的上司,说话的语气便有所收敛:“我大前天就回来了。”

他问:“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吗?”

我说:“处理完了。”

他说:“那就好。你来这里工作我很高兴。不过先要告诉你,我们这里的新人都要试用三个月。”

我说:“这我知道。”

他说:“知道就好,如果三个月能达到报社要求,你就可以留下来成为我们的正式员工,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也无能为力了。”老孤说。

我像鸡啄米一样立刻连连点头。

他说:“我本来打算让你去副刊部,可那边现在不缺人手,新闻部有一个记者马上要走,你可以先跟着他熟悉一下环境,以便接替他的工作。”说完,他把我领到编

辑部向大家作了介绍。临走前,他特地把我带到一个正低头打电话的人身后说:“谷风,人就交给你了。”谷风急忙转身朝老孤挥了挥手。

见到谷风我不禁大吃一惊。我和谷风很熟,鸽子的男友嘛。我早知道他在《京城日报》当记者,可怎么也没想到他也在新闻部,而且由我来接他的班。谷风询问似的问:“你愿不愿意现在跟我出去采访。”我想这不是废话吗?

在报社门口等出租车的时候,我们闲聊了起来。谷风突然问:“你老爸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我爸爸去世了。”他马上说:“对不起。”我非常奇怪,就问:“怎么,鸽子没告诉你吗?”

谷风有些尴尬,苦笑了一下说:“我们……已经分手半个多月了。”

“啊?她没跟你说啊?”他惊奇地问。

“没有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

谷风又苦笑了一下,守口如瓶。

我终于明白过来,难怪这几天一直没见谷风上门呢。为了不让谷风发觉我现在的心情,我赶紧把话题岔开:“听说你马上就要走了?”

“对呀。”他说。

“去哪儿?”我问。

“哦,我要辞职了。”他说。

“辞职?”我问。

“是,准备跟朋友开车去西藏。”他说。

“真的啊?”我更加意外了,“鸽子她知道吗?”

……

匆匆赶到医院,我们采访了一个心脏停跳40分钟又被救活的患者。回到报社,谷风让我来写这篇报道,还说稿子17时之前交给他。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全然不知如何下笔,想问谷风又不好

意思开口,心里愁得比丁香还要忧郁。谷风又要出去跟踪另一个线索,临走前特意放了一本在我桌上,是《新闻写作技巧》。

我心里暗暗夸了他一百多遍,急忙找了两篇文章当做范本,在电脑上写下了《昏迷五天四夜后恢复记忆》的标题,想了一下又改成《心脏骤停40分钟后复活》。最后,用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写成了这篇报道。

刚写好没多久,谷风就回来了。他进来就问:“你写好没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拿起稿子一目十行地看下去,不到一分钟就看完了。随即忧郁地望着我说:“你到底学什么的?”我心虚地回答:“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对呀。”我说。

“没有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

谷风又苦笑了一下,守口如瓶。

我终于明白过来,难怪这几天一直没见谷风上门呢。为了不让谷风发觉我现在的心情,我赶紧把话题岔开:“听说你马上就要走了?”

“对呀。”他说。

“去哪儿?”我问。

“哦,我要辞职了。”他说。

“辞职?”我问。

“是,准备跟朋友开车去西藏。”他说。

“真的啊?”我更加意外了,“鸽子她知道吗?”

……

匆匆赶到医院,我们采访了一个心脏停跳40分钟又被救活的患者。回到报社,谷风让我来写这篇报道,还说稿子17时之前交给他。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全然不知如何下笔,想问谷风又不好

下期预告:张冠李戴